

女 囚



内容提要

著名作家张宛青、钱中立母子的力作。
一部描写一位女性奇特经历的长篇小说。

故事的主人公——善良、美丽而又柔弱的云雾，涉世之初，遭到大色狼、大淫棍桑耐的强暴，迫于世俗观念违心嫁给他。却又落入了巨大的陷阱而含冤入狱。

狱中光怪陆离的遭遇，形形色色的女犯，编写出尽不相同的故事。人世间的温情、险恶和欺诈，反反复复让她尝透。

“冷暖那可休，回头多少个秋”。云雾的遭遇，读后叫人喟然长叹，更多的是让人久久的沉思……

窗前何事种芭蕉，

朝也萧萧，暮也萧萧。

——题记

云雾说：

“我到了一个圈人的地方了。”

是这么回事，也许不是这么回事。

我被捕了，判刑了，入狱了。住的是女牢，女人么！

住的日子可不短呀，一住就得十年！十年呀，要化成月，化成日，化成时，化成分……我背部都背不动了。呵，可叹呀！我那流逝了的不幸的岁月呀！这里边的滋味，这里边的辛酸，这里边的苦楚，这里边的抑郁，这里边的忿恨，这里边的不平，这里边的……不是过来人是不能体会的。

说是改造思想，说是脱胎换骨，说是……在这个时期里，我是不是没有白白度过？真正从思想深处认识自己的罪恶？真正的？真正的？我不敢说。我只知道，从此，我的家庭解体了，我的女儿没信儿了，我的学业荒废了，我的一头黑发在鬓边出现了白发。我的什么都完了，都吹了，都没影儿了。

我到了一个圈人的地方了。

我就象从和煦的春天，一下子掉进隆冬的冰窖里：一动也不能

动。这个冷呀，这个透骨刺心的冷呀！冷得我上下牙齿咯咯地响，除了心还在微微颤动，我浑身麻木了。在牙齿咯咯响，浑身麻木中，我还能思考，我还能深思熟虑，我，我今后怎么办？也就是我该如何行动，我拟好了如下的四条：

第一，我不能懒，懒没有出路；

第二，我不能滑，滑会碰得头破血流；

第三，我不能横，横要使我无穷无尽地呆下去，呆下去；

第四，我得听话，我得认罪。听话认罪，改造自新，改恶从善。

我深深懂得，牢狱里有的是粮，不在乎我一个人吃。别说是十年，就是百年、千年，也都不在乎我这个小蚂蚁吃。我不过是沧海一粒粟，太渺小了，太不足道了。我恨，我这个无用的废物，比废物还要废物的东西。

归根结蒂，我得听话，服从；服役，直到上头满意。

我到的这个圈人的地方，不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是余馆长。把我送来的。同来的还有汪半溪。汪半溪的双手被铐着，我没有。汪半溪在地上步行，我还坐了一辆三轮车。余馆长的两位秘书和一名警察，都骑着自行车跟着。就这样一行五个人，一同到了这个圈人的地方。我和汪半溪被安置在传达室里，他们三个人到里面去了。一会儿，他们三个人出来，余馆长的两位秘书和警察握手就走了。我就被叫起来送到一间圈女人的屋子里。这间圈女人屋子的对面，是圈男人的，汪半溪被带到那间屋子去。

我看见那间屋子的门特别低，因为没有门帘，那些男人们，出来进去的都得低着头（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犯了错误，向人民低头认罪的表现）。我这间屋子却不用低头，只消抬腿就进来了（据说女犯人少，就把一间办公用房，暂时借用了）。

我在进来的时候，屋里已经有两个妇女在地上坐着。地上铺是稻草，那就算是炕了。两个妇女半躺半卧地各占了一个墙犄角，还有一个墙角空着，我就走过去坐下了。

我的脑子是麻木的，但两眼还能看人。我见那两个妇女，一个瘦得皮包骨头，不住声地哼哼，象是个大烟鬼。另一个两只眼珠子不住地转，直向我脸上端详。

我实在没有心情去理睬她们，连看也不想再看她们，没有一点说话的力气。可是这屋子里奇冷，我穿的还是从上海来时那一身毛线衣裤，匆忙中披了一件呢子大衣，就跟着他们一齐来了。

我坐在地上，只觉得有一股股的冷气从身子底下直往上窜。我不能不站起来，活动活动。可这种动作没什么用，我的两腿早就冻麻了。我穿的还是双单鞋、丝袜子，在冬季没有火炉的北方房间里，一个在温暖地区生长大的人，过去又没有在冰天雪地季节里锻炼过，呆久了，冷得实在受不了。

我索兴把手往大衣兜里一插，顺着窗台边来回走起来。慢慢地，身上有些暖意了。我的头脑中，也逐渐恢复了知觉。我百思不解，怎么我也会被拉扯进来。

我正在胡思乱想，那个贼头贼脑东瞅西望的妇女开了口：

“问您一声，您为什么事进来的？”

叫了警察，血口喷人，不得好死的老王八蛋，楞说我拐带。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呀！这明明是两口子没有商议好，一个叫带，一个不让，把屎盆子扣我头上啦！你评个理，是这么档子事不是？”她顿了顿，冲我看了一眼，接着说：

“要是她三姨妈不放心我，她会让小翠跟我走？要说我是拐带，那丫头自己没有腿？她不早颠儿啦……我又没拿绳子捆着她呵！哼！我这份冤找谁说去？”她长长出了一口气。见我不答腔，忽扇眼皮，讪讪地说：

“我今年算命是罗猴星当命，算卦的直嘱咐我，说叫我小心，要不就有牢狱之灾。可自己偏不小心，这不让摊上了？认倒霉吧！她妈的，邪霉！”

我听出来了，这是个人贩子。我不由得往地上呻吟的那个也膘了一眼。这个人贩子跟着我看，忙说：

“你想问她呀？她是犯烟瘾呐！抽大烟的。”她又小声嘟囔：“光抽还好，就不该偷着又卖烟泡儿，这可跑不了啦，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啦！”等了一会，她笑笑说：

“也无非是……”

夜空，是那樣的深邃。繁星，是那樣的晶瑩。但它們又都是那樣的高不可攀。我獨自一人，漫漫长夜，等待着黎明的到來。哪年，哪月，哪天，哪時，我才能從這裡出去，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？這怕是遙遙無期的了！

第二天，派出所送來了一名年輕的農村婦女，她懷裡抱了個三四歲的男孩。一問，她是謀害親夫，判無期。這是個婚姻悲劇，這婦女一說起來就哭。哭有什麼用呢？夫妻不和，調解無效，離婚就是了，為什麼一定要殺人？結果，卻斷送了自己的一生。

這婦女的丈夫是個農民，已經 50 多了，手裡好不容易攢了一千多元錢，凭媒用金錢買來了這個女子做妻子。但這個婦女原來有心上人，就是因為出不起彩禮，她的父母不放手。如今得了花花票子一千元，就把女兒硬嫁給老農。但是婚后，她和情人往來不斷，只瞞了老農一人。後來生了個男孩，她也不知道跟誰有的。可這老農很愛這孩子，只要有時間，就抱著孩子各處去玩。這天，她和情人正在炕上摟着，却被老農碰上了。老農把孩子一放，操起頂門棍來打那個男人。那男人年輕，倒把老農打個半死。老農躺在炕上不能起身，這婦女也不侍候他，只盼他快快死去。那情夫買來了一包砒霜，交給了她。她先讓狗吃了些，狗狂叫着鼻子嘴裡流血死了。他倆一看有效，把砒霜倒一多半在熱粥裡，用筷子一攪，兩人硬給老農灌進嘴裡。那情夫怕老農呼救，使用棉被蒙着老農，然後往他身上一坐。這婦女一看紙裡還有余藥，拿起來準備去埋在牲口圈裡。他走到牲口槽前，她家的小毛驢咳咳地叫。她便抓了些料去喂驢，因為心裡又慌又怕，誤將包裡的藥也倒進槽裡，被驢兒舐着吃了。她沒有覺察，慌急中跑回屋時，和情人兩人揭開棉被一看，老農早已嗚呼哀哉了。

這麼一來，狗、驢、人三條命，被他倆一時三刻都給打發了。他倆也吓昏了，坐在屋裡沒了主意。鄰家早知這婦女有野漢子，又听得她家的狗叫驢吼，一伙人就踢開她家的大門，一看，什麼都明白

了。那奸夫判了死判，她是无期。孩子无辜，但没有人照顾，她只好把孩子也带进监来。

这妇女来了不久，又来了两个带孩子的女人。我们这个号里，就成了托儿所了。本来每人只有半米宽的睡处，这么一来，孩子几乎都要睡在妈妈的身上了。我们谁也不敢向上级反映，说睡的地方挤，挤了还暖和些。看守的黄排长却看出来了，就把三个有孩子的，调往另一间房里去住了。两年过去，这三个孩子，大的有七、八岁，最小的也有五六岁了。我被指定教他仨识字，常看见这三个孩子做游戏，他们的游戏是“坦白”、“判刑”和“枪毙”。那个年岁大的扮作审判员，他口中喃喃地：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；你不坦白，重重地判你！”他还会拍一下手：“不坦白，枪毙你！”还会把最小的那个双手反背着，说：“跪下，跪下！枪毙，枪毙！……”那最小的就躺在地上，装死不动了。两个男孩玩枪毙人，一个女孩子吓得坐在旁边直哭。

这三个孩子，因为家里再没有别的亲人，不能不随娘呆在这里。我于是也想起我的女儿来，如果她跟了我，也会和这三个孩子一样，整天口喊“坦白，判刑，枪毙！”想到这时，我浑身凉透了。

二

我不由得想起了往事。

我生在苏州阊门外一个小镇上。小的时候，家里是干什么的，我不知道。只记得母亲有天睡着不起来了。父亲满面泪水，把我交给隔壁的好婆，出门去，邀了几个人抬进一口棺材来。我看着别人把母亲装进去就抬走了。我想跟了去，父亲抱着我。我哭，我要随母亲去。父亲不许，把我交给好婆，他自己却和抬棺材的人一块走了。

好婆把我搂得紧紧的，说是妈妈死了，不能跟着去，爸爸是去埋妈妈的，爸爸还会回来的，我放声大哭，好婆也禁不住掉下泪来。

我哭着非要跟妈妈走，还要妈妈抱，还要靠着妈妈睡。我哭呀，哭呀，以后就睡着了。再以后，爸爸也不见了。我问好婆，好婆说，他也死了。我问好婆，是不是也跟妈妈一块儿睡到地底下去了？好婆点点头，大泪小泪地直流：

“阿囡！独养苗苗呀！太命苦呵！”她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。

“那年是闹瘟疫呵！偏你没死！”好婆说：“作孽咯，阿囡！”

以后我就跟着好婆吃，跟着好婆睡。好婆不说什么，常搂着我哭。那时我仿佛刚会走。

我记得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东西。那也就是穷吧！好婆的屋里，也没什么东西，好婆也是穷吧！好婆是给成衣铺里做针线活儿的。她做得又快又好，成衣铺每次来取衣服，老这么夸她。她要闲下来没活儿做，就带我去串门，说那是我的阿姨婶婶们。但他们不要我，说我太小，做不了活，只能吃饭。后来好婆说，实在养不了我了，就带我到城里大姨妈家。她跟大姨妈说，大姨妈就收下我了。大姨妈是我妈妈的嫡亲姐姐呢！

大姨妈家有大姨父，还有一个比我大15岁的表哥。大姨父叫梁心远，表哥叫梁逸舟。我去他们家那年，我4岁。

我睡在大姨妈家放杂物的储藏室里。夜里很黑，还有耗子叫，吱，吱，吱……

没有灯，没有一点儿亮光，我怕。

我夜里醒来时，叫好婆，没人答应。我哭，也没人听见。我吓得把头蒙起来。

我想睡到大姨妈房里去，可我不敢说，大姨妈从不拿正眼看我，也不和我多说话。

大姨妈每天叫我做活儿，我也喜欢做，这样，我就不闷了。大姨父却挺喜欢我，听说他是个有名的画家。他清癯，瘦骨嶙峋地，见了

我总是笑着。他教我识字儿，还教我画花鸟鱼虫，可我总是画不好。

“画画就画好了。”他很耐心地教我。

我画一笔，就看他一看，他也就笑一笑。我从他身上爬上爬下，揪他的胡须，他也不恼。

“格小囡聪明得来，满标致咯，伊又没不爷娘，做侬囡阿好咯？”大姨父问大姨妈，大姨妈不答话。

有天，大姨父上课去了，我独自一人，用他的画笔瞎画。画了一阵，为了讨大姨父的欢心，我把所有小画碟里的颜色，都倒在大画碟里，然后把小画碟洗干净了，整整齐齐地摆在案子上。大姨父回来了，惊异地问我，为什么把他小画碟里各种各样颜色，都倒进大的黑色画碟里。

“我看它们都是一样的黑颜色，我就把它们倒在一块儿了。”

大姨父没再说什么，叫我别让大姨妈知道这事，就去拿了好几包颜色出来，让我分辨。

“都是一样的，大姨父！”

他摇摇头，便把颜色包收起来。

“阿囡，你不能画了，你是色盲！”

我哭了。他抚着我的头说：

“你还可以学别的呀！把文化学好了，也是有用的呀！”

大姨妈家就我、表哥和大姨三个人在家吃饭，大姨父在学校教画，他在学校吃。星期日，他也不在家吃，他都在外面吃。他说，这样大姨妈可以省心，他对大姨妈是满好的。

大姨父有时也带我出去玩。他常和他的朋友们去逛留园、狮子林、拙政园……有天，还特地带我去了一次寒山寺。一边走一边让我背诵他教给我的那首唐诗。我就小声嘟囔着：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

“背得满不错么！”他拍拍我的头。我偎依在他的胸前，抬头看

看他。他笑咪咪地，我真想喊他一声“阿爸”，象我表哥那样地喊他。

他拉着我的小手，指指点点地说，姑苏就是苏州，江枫就是江桥和枫桥，愁眠指的是愁眠山。又说寒山寺壁上画的那两个童儿，是和合二仙，本是误入天台的两个人。还让看那口大钟，说那钟不是原来的大钟了，那只原来的大钟，叫侵略中国的东洋人偷走了，东洋人坏。

我看时，这钟挂得也真高，我举起手来，还够不到钟沿。

“阿囡！快快长呀！”大姨父笑了。

我就想，我还得几年，才能攀得到那口钟呀！

大姨父作主，硬是让我上了小学，大姨妈很不情愿。那天，我听到大姨父对大姨妈说：

“依弗怕别人家戳依格脊梁骨？格小囡是依嫡亲亲的外甥女呀！”

大姨妈无法，只好答应了。这样，我就读下去了。

我读书很知道用功，考试总跑不了第一、二名。教我的教师都夸奖我，大姨妈也让步了。再说，放学以后，我还是帮着做家务的。在大姨父的支持下，我一直读到了高中。不幸的是，我读高三时，大姨父去世了。只差半年，大姨妈说什么也不让我读了，我也只好辍学了。

我在大姨妈家，什么活都做。从收拾房间、洗衣服、挑水、烧火到买小菜，都是我的事。菜是大姨妈烧，因为她嫌我烧的不好吃。

我们三个人吃饭，是表哥和大姨妈先吃。他们吃后，剩多剩少才是我的。我每天总觉得吃不饱，可我不敢说，因为米面的数量是大姨妈掌握，不许我自己拿。我饿时，就多喝些水，我觉得多喝水，也能解饿，因为肚子灌满了。

在我十六岁的那年，表哥转到上海的大学去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星期天，大姨妈烧好小菜，装进饭盒，就叫我坐火车，去上海送给表哥。大姨妈给我买好火车票，还托了火车上的人，到上海下火车后，

$$\begin{array}{r} 28'2 \\ 22'6 \\ \hline 25'8 \end{array}$$

代我雇好三轮车等等。我一直给表哥送了两年小菜，到他毕业后，我就不送了。在一次送小菜时，我看见过一个叫桑耐的，正在表哥宿舍里和表哥说话。他们同在那个大学里读书。不过桑耐是读医学院，表哥读的是物理系。我还记得桑耐说：

“依姆妈也真放心，让这么小的小妹妹来给你送菜！”

“你是不知道，我姆妈烧的小菜有多好吃。你今天也来吃吧！”表哥笑着这么说。表哥还告诉我，桑耐和他同庚，是表哥最最要好的朋友。

不久，表哥毕业了，留校当助教，很快就结了婚。大姨妈既不愿跟儿子媳妇同住，也不肯再养活我。表哥没法子，就叫我也到上海去。

火车启动了。湛蓝湛蓝的天空。那一排排往后退去的桦树，依然是那么笔直，青翠。高高大大的北寺塔，依旧是那么巍然挺立。青砖黑瓦的房屋，依然那么熟悉、亲切。但这将是永别了！将是永远也不能再见的么？我不禁哽咽了。

苏州！我真的将不能再偎依了？将不能再厮混了？

那青石板铺成的深巷里，鹅卵石砌成的弄堂里，森严的石库门里，还有那，那一间大姨妈储藏杂物的小黑房……

梦的故乡呵！在绵密如丝的春雨里，偶然悠悠飘来的一声声娇滴滴的卖花声。故乡，让人魂绕梦牵的故乡呵……

变得遥远了，越来越遥远了！

只有天井里的那口井，那口井却是无论怎样也拂拭不去。

到大姨家后，我常趴在井沿上朝下照，只见一张圆圆的、红红的小脸蛋儿。分明是画中人么！不是自己，那就是自己么？

夏日，大姨父常在井里冰西瓜。西瓜盛在一只竹篮里，从水中一拉起来，那张圆圆的、红红的小脸就碎成星星。真的，仿佛每个星星里都有一张圆圆、红红的小脸。再想看看，却被大姨妈喊走了……

大姨父坐在那只老式的藤椅里，我在他的身上爬上爬下，有时去亲一下他那满是胡须的脸。他只是笑笑，用手抚摸着我的小辫儿，浑身散发着他的爱，慈父般的爱。大姨妈喊了，我就忙忙跑向大姨妈去……

泪，紧贴车窗。泪，在车窗后面也渐渐隐去。

“上海到了，上海到了……阿囡！”表哥唤醒了我。

表哥把我介绍到他们学校的一位教授家中，去做小大姐。说好了条件，是他们供养我的一切，我得一直给他们家做。只许他们养我，不准我换人家。表哥问我怎样，我说我愿意。后来表哥告诉我，这老两口就是桑耐的父母，要我好好在他们家做，不要让表哥丢面子，我也都答应了。那时，桑耐已经去伦敦留学了。

我到桑耐家时，16岁了。桑伯母一见我就喜欢上了我，直对我表哥说，我很漂亮，看上去也挺聪明，就不知道脾气好不好。表哥打保票说：

“伯母，阿囡性格好极了，蛮温柔的。不信，依试试看。”

桑伯母便把我留下了。

表哥走后，桑伯伯回来了。他们老夫老妻又问了我许多话，我都细声细气地答复了。看来，他们两人都同意了。桑伯伯叫我把亭子间收拾出来，除了放些应用的杂物外，就归我独用了。

这亭子间虽有些暗，但对我来说，是很满意的。桑伯母除给我被褥外，还捡了些旧衣服，让我自己改着穿。我跟着大姨妈，手工活学得很精。我常给当地的成衣铺做活计，得来的工资，付学费和买衣服。

桑家住了二楼前后两大间，烧饭是跟三楼和楼下两家人合用一个灶间。我在桑家虽然做女佣，生活可比在大姨妈家强多了，因为我天天都能吃饱。天底下什么事也比不过饿肚子的难受，谁经过谁明白。桑家老两口待我不薄，我也知恩报德，很是勤奋。每天起早睡晚，该我做的我都做，不该我做的也抢着做。我想这样定能博

得老夫妻的喜悦，讨他们的欢心，总有一天好让我去复学。等我学有所长，毕业后我就能自谋生路，不再寄人篱下，一天到晚看人脸色行事了。不过，我考虑了许久，也不敢向桑伯母提出来。

过了好些日子，我的机会来了。原来桑伯母最爱搓麻将，她的麻将搭子，都是房后弄堂人家，最常去的一家，是东方阿姆家。阿姆家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叫宝莎，是个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。小的叫宝丽，和我同年。姐俩生得都非常俏丽。不久，宝丽就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
有天，宝丽忽然对我说，她要去报考上海艺专的表演系，将来毕业后，她也要去演电影。我听了非常艳羡，宝丽看出来了，便要我也一同去考。我苦着脸说：

“怕桑伯母不让去。”

“试试看。”宝丽说：“让我姆妈去替你说，就说是我的主意，我来去好有个伴，学费我替你付。艺专不住校，学生都是走读生。一个星期才有五个半天的课，只有两年就毕业。上学的时间不算多，决耽误不了你家的活计。”

后来，东方姆妈果然和桑伯母说通了。不过桑伯母说，可不能毕了业就当演员，还是得在她家做。还有，除这五个半天的课以外，别的时间得把家务事做好。

我真是高兴极了。我对宝丽说：“我会慢慢地还你学费的。”后来，我把桑伯母给我的工资，凑足了去还宝丽，她说什么也不要，我是太感激她了。

我和宝丽一齐被录取后，我们同出同进，直到毕业。毕业的时候，还演了一个自编自演的独幕话剧。宝丽在请人给她拍照时，也给我拍了许多照，还替我放大了一张，又着上色。我自己用废胶卷做成一只镜框，把照片放在里面挂起来，没事时就自我欣赏起来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白天做不了的家务，便夜里补上，累得我睡下去时，浑身发痛，许久许久翻来复去地睡不着，歇不过乏来。

毕业后，宝丽去了电影公司，试了镜头，新片子里还派了她的角色。宝丽也怂恿我去试镜头，试完后，宝丽片子的导演，拿了我的照片，一定要我去做他新片子的女主角。宝丽听后很不高兴，我就说家里不许可演电影，便作罢了。

宝丽有了男朋友后，就跟我渐渐疏远了。她那个男朋友叫何学武，是长远公司老板的儿子，家里有洋房、汽车，外国还有房产，家里阔得了不得，宝丽常在我面前夸耀。这何学武每天下午都坐了汽车来接宝丽。有时候，宝莎也一块去。我有时到东方家碰上，就急急跑到一边躲着，怕他们瞧不起我。

一天，桑伯母让我给东方姆妈送小菜，刚从宝丽家出来，就看见有辆汽车停在弄堂口。等我走到汽车前，却是何学武。他正由汽车里钻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束花。他一见我就色迷迷地笑，还把那束鲜花往我怀里一塞，又摸了一下我的脸蛋，低声说：

“送把依！明早下半日5点半，我在此地弄堂口等依，依一定要到，我请依吃便饭……”

“热依格昏！”我急急跑开。恰在这时，宝丽从弄堂里走出来，他什么都看见了。

“弗要面孔！”她打了何学武一记耳光。我已经跑远了。以后如何，我就知道了。

从此，何学武再不到宝丽家来了，宝丽也再不理我了。桑伯母还数落了我一顿，说是我去勾搭何学武的。

我整整哭了好几天。

桑伯母搓麻将也换了人家。

人，总是要活下去的。

我为什么要哭！哭是没有用处的。我要活，我要勇敢地活下去！

经过这次风波，我好象年龄猛增了几岁，一下子变得成熟了。我再不跟弄堂里的小姊妹们往来了，因为我总觉得背后有人议论

我，说我的坏话。

我不能抗拒，我还会躲着么？所以只要我空下来，我就藏在小亭子间里，自己写写画画的。桑伯母还是一天不闲地搓麻将；桑伯伯倒常常拿书给我看，还不时地指导我。桑伯伯脾气平和，从不疾言厉色，他在当时的大学教授里，也算是有名气的。我一生的学识，得益于他的很多。

一天，表哥忽然来看我，说家里请客，要我去帮厨。桑伯母答应了，我立即换上新衣，跟了表哥，到他家里去。他家后门锁着，表哥开了门，带我进去。表嫂已出去买菜了，家里并没有别人。我问表哥，是请谁。他说是他内弟，刚由外国回来。这里的上海大学已经聘请了他，今天是给他接风。他没在家里等着，想是有事出去了。我便问是教什么课的。表哥说，是教新闻的。我们正说着，有人腾腾腾上了楼，表哥忙起身说：

“回来了。”

话到人到，只见一位颀长身材，比表哥年岁轻得多的人走了进来。这人生得好英俊，好潇洒！表哥急忙介绍：

“邝新，叫邝大哥。这是我小表妹，叫云雾。她很会烧菜，我请她来给咱们做菜吃。”表哥说完，就坐回沙发上，取了根烟，划火柴吸着。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邝新走过来和我握手，问道：“在哪里上学？”

“做事，不读书了。”我脸有些红。

他呵了一声，凝神看了看我，仿佛很震惊，没再说话，就走到沙发前坐下了。

“是泡茶还是冲咖啡？”我问表哥。

“什么都不用，你请坐。”还是邝新说，他说完，又看了我一眼。

“那就什么也不用了。你邝大哥也不是外人，泡茶冲咖啡我们自己来，你忙别的吧！”表哥说。

我赶紧下楼到灶间去，恰巧表嫂也回来了，我就帮表嫂做起饭

菜来。

“你真是又快又好。”表嫂夸奖。

邝新也下来了，说：“我也来帮忙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们两人足够了。”表嫂直往外边推邝新。

楼上有电话，是打给表嫂的。表哥在楼上喊，表嫂就忙去接电话。邝新却没有走，他一直帮我做。他问东问西，我也不住地回答他。最后又说到我上学的事上，我告诉了他，他叹口气说：

“你不升学，太可惜了，还能做一辈子小大姐？”他目不转睛地，怔怔地看着我。

“要是你愿意，我会替你想法子。我教研究院的新闻系，我去问问，看能不能让你去旁听。”

我几乎感动得要哭了。

“你能替我想办法，那太好了，就怕我的资历不够，我差半年高中毕业，我没有拿到毕业文凭。”

“你先别急，我去打听打听，事情成不成，我让你表哥告诉你。”

我一滴眼泪在眼眶边转着转着要落下来，他却用手指给我弹去了，又掏出一块手帕来给我掩了掩，然后向我微笑着。

“别急，我一定努力去办。”

表嫂迟迟不下楼，我真想她快下楼来一齐做，又想她别下来我好跟邝新说说话。可是邝新说完这句话，看了看我，就上楼去了。

我望着他魁梧的背影，心里砰砰直跳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

邝新果然把旁听的事说成了。表哥也费了好多唇舌，把桑伯母说答应了。

我是一个星期去四次学校，两次是听邝新的课，两次是听黄教授的课。黄教授是系主任，我上课后，他很欣赏我，他和学校讲好，我期末可以跟着考试，如果成绩优良，两年后别人毕业，我也可以拿到一张证明，因为我是以同等学历考进去的。